芒种『开秧门』

○ 陈顺水

临平地处杭嘉湖平原，土壤肥沃，水源充沛，广种水稻和棉麻。临平水稻种植历史悠久，可追溯至距今四五千年前的良渚文化时期。据考古发掘表明，在良渚文化中晚期，临平茅山一带，水稻田总面积约2.5万平方米，稻田形态也从早期的星罗棋布条块状，发展为连片大面积，可谓良渚古国的重要粮产区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及解放初期，临平水稻栽种以单季晚稻为主，立夏前后播种，芒种前后栽种，霜降前后收割。芒种时节正是晚稻插种的黄金时期。

在“望天收花”的农耕时代，人们在长期的农事生产中，在与自然、气候的互动碰撞中，深切体悟到节气对农事生产的重要性，正所谓“人误地一时，地误人一年”。立夏时节一到，农户就平整好秧田，将催过芽露着白根白芽的谷种均匀地撒在又平又软的秧田里，也播下他们对丰收的希望。种谷播下后，农人还会扎四个稻草人，戴上笠帽，套上旧衣，让它们手执破蒲扇，立在秧田四周。稻草人手中的蒲扇在风中沙沙作响，吓得鸟雀不敢前来啄食种谷。

秧苗经精心管理茁壮生长，到芒种时节已是绿油油一片，就等着人们拔秧种田了。临平把拔第一把秧种田叫作“开秧门”，自此打开秧苗移嫁插种之门。旧时开秧门得选个吉日，有“二、八不开秧门”之说。这天，有的农户会上街买来一刀肉和一尾大鲤鱼，装在托盘里端到自家秧田边，供奉天公和田公田母，祈祷一整年风调雨顺，期盼田公田母赐予五谷丰登。然后，他们用粪勺在秧田沟里舀起三勺水，均匀地洒在秧苗上。水滴在阳光的照射下，恰似一颗颗晶莹透亮的明珠，闪闪发光。一切停当，农户挽起裤腿走进秧田打开“秧门”，双手一前一后“唰唰唰唰”地拔秧种田了。

插秧之前需把田块平整好，农民称之为“落田”。临平一带，农民习惯于田块落平当日就插秧，称为“种浑水田”。浑水中沉淀下去的泥浆护住秧苗，使得秧苗发根快，返青快，生长好。

种田插秧的最后一日，称为“关秧门”。旧时，关秧门这天一早，农户需查看秧田秧苗情况和未插种的大田，估算一下秧苗的余缺。如秧苗有余，则插得浓密一些；若秧苗紧张，就插得稀疏一点，或向有多余秧苗的农家讨要。关秧门这天的晚饭，要请帮助插秧种田的人吃关秧门酒，以表谢意。

秧苗种下后，农户时不时去田里除草、施肥、灌溉，侍弄得十分精心。尤其是水稻田里水的多少很有讲究，有经验的种田人这样说，要想水稻长得好，稻田里保持齐脚板的水量为最好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秋风起，稻谷泛黄，晶莹剔透的大米在稻壳的包裹下呼之欲出，醉人的稻香和着阵阵蛙声飘向四方，终于等来开镰收割的时候了。当金灿灿的稻谷变成白莹莹的大米，农民把第一次吃当年收割的新米做成的饭称为“吃新米饭”。烧新米饭时，在米粒落锅时加一把黄豆，谓之“豆（头）米”。饭煮熟后，第一碗饭供奉天公，第二碗饭供奉灶神。

从一颗种谷到一粒白米，蕴含了漫长的生命故事和无数的辛劳汗水，“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”。

血汗耘田禾苗壮

○ 胡廷煌

种田、耘田、割稻，被农民称为“摸六株头”。种田，横种六株为一排；耘田，横耘六株为一排；割稻，横割六株为一排，“摸六株头”说得很形象。然不管是早稻还是晚稻，种田、割稻都是“菜瓜敲铜锣——独记头”，唯独耘田，每季稻要耘三次。只有耘过田，禾苗才能茁壮成长。

耘田都在种完田后进行，又是按照种完田的先后顺序排列。耘田与其他劳作相比，时间宽松，体力轻松。蓝天白云之下，青青禾苗之上，徐徐暖风温柔吹拂，耘田是一幅美妙的田园风光图。然风光图背后，却是农民流血流汗的艰辛，是农民对收获的殷切期盼。

在种下禾苗五六天后，白晃晃的水田倒映着蓝天白云，青嫩的禾苗在暖风中点头欢笑，迎接人们进行头操耘田。头操耘田，农民有“苗要吃浑水”的说法，就是要把清澈的田水淘浑，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禾苗快速反青、茁壮成长。生产队二三十个男男女女像一群“大潮鸭”被“赶”下田后，五指张开成爪状，在苗弄间夹泥夹水捣鼓，看到浮苗种种好，看到缺苗补补上……哗啦哗啦的耘田声，伴着嘻嘻哈哈的谈笑声，一步一步向前缓慢移动，是农民难得的轻松惬意场景。耘完一畦，再换一畦往回耘；耘完一丘田，再换一丘田……头操耘田是在轻松快乐中进行的。

过半个多月，碧绿的禾苗长到一尺，水田基本被禾苗占领，苗弄间田水已成“一线水”。在田里施上化肥，或撒上猪窠肥，就开始二操耘田了。二操耘田有两个目的，一是将施过的化肥耘均匀，将撂在禾苗丛中的猪窠肥均匀分解，埋入泥中，让所有禾苗都能享受肥料营养；二是耘松苗根泥，让禾苗吸收充足的氧气，促进健康生长。男男女女下田后，弯腰弓背地耘作，哗啦哗啦的声音少了许多，嘻嘻哈哈的谈笑声时断时续，耘田速度明显比头操慢了许多。二操耘田不玩虚的，因为大家都知道“人误苗一时，苗误人一季”，只有认认真真地耘肥、淘泥，才能有好的收成。

三操耘田是搁田的前奏，也是最艰难、最辛苦的一环。此时，青青的禾苗已变成深绿色，分蘖成一尺多高的繁茂稻丛，把田间打扮成清香四溢、碧波荡漾的稻海。三操耘田的目的是清除杂草，拔去稗草，让禾苗在搁田后生长无后顾之忧。杂草少的田块，人们耘田还算轻松，但大多是杂草丛生、青苔遍布的田块，人们必须跪着耘田。一身短衣短裤，跪骑在左边第二株苗上，弓着身子努力耘作：稻叶尖在眼前不停晃动，稍不留神就会戳到眼睛，泪水汩汩流下；稻叶边排布着密密麻麻的细小锯齿，会拉得手梗道道红色血痕；女人的皮肤嫩，哪怕戴上袖套穿上紧身长裤严防死守，耘到田头爬上田塍，汗都来不及擦，脱去长裤时还是有吃饱的蚂蟥挂在腿上，扯去蚂蟥，一道道鲜血流个不停……跪在蓝天下，跪在泥土上，跪在禾苗前，这是农民对土地的虔诚，是对作物的殷切期盼。

耘田，在有限时间内助稻禾茁壮成长，在有限空间中助稻禾拓展生长。在一次次耘田中，看着禾苗节节高，哪怕流血流汗，人们的心里也是甜滋滋的。

老牛·老农·老家

○ 陈国明

在当年的农村，牛是农民不可或缺的助手，有农民的地方就有牛。我从小在农村长大，离乡别土近六十年，还经常梦回老家，看到黄牛憨厚的身影，听到它声声亲切的叫唤。

那时候我居住的村子只有十多户人家，百来亩水田，加上若干旱地，养二三头牛，算是全部畜力了。

我的堂叔在族中排行老九，我叫他九叔叔，是多年的养牛户。他养牛的小屋子就在我家斜对面。每日天蒙蒙亮，他就到垄头放牛，等我们吃早饭的时候，他才牵着牛回来，顺便挑回一担鲜嫩的青草。有时候，三更半夜听到小屋的开门声，祖母就会说：“老九又起来喂牛了，养头牛真比养个人还要辛苦哩。”

在九叔叔的务农生涯中，不知把本村的土地翻了多少遍；经历了多少次播种，多少次收获。关于牛的那些事，我多是从他那里看到或者听到的，有些已淡忘，有些却永远记得。

牛的一生默默无闻，在它身上发生的事，在孩子们眼里或许既新鲜又刺激，但对牛来说恰恰是最大的痛苦。

小牛长大后，第一件事就是穿鼻子。先把牛控制住，抠紧牛鼻子，然后拿一根筷子粗细的钢针，从右鼻孔往左鼻孔插过去，打个横洞，鲜血淋漓，再塞些棉花。过几天拿掉棉花，穿上一个铜制物件，即“牛鼻根”。再在“牛鼻根”上系一条棕丝搓成的牛绳，便大功告成。

每年开春之后，便要训练小牛负犁耕地，俗称“教牛”。套上牛轭，拉动犁铧，由两名健壮的劳力拉着牛头，听后面掌犁人的口令。比如：

“嗨”——拉它往前走；

“旺”——教它站住；

“溜”——调头转弯等等。

小牛野性十足，总是犟头犟脑，不肯就范。九叔叔是驯牛高手，经他的软硬兼施，小牛一般五六天后熟悉口令，个把月后就能熟练地下地耕田了。

我们村饲养的都是黄牛，雌的叫“牸黄”，既能耕田又能生小牛，颇受农户欢迎。还有一种叫“顿牛”，力气比“牸黄”大，性情较为温和。

九叔叔对牛十分爱惜，特别是农忙时节，经常给牛洗澡梳毛，拿笠帽给它扇凉，还专门煮米粥，用脚盆盛了给牛喝。

后来农业生产实行集体化，我家也曾轮到养牛。当我牵着牛去放牧时，九叔叔告诫我，放牛要十分小心，防止牛吃到毒草“黄牯牛花”，千万不能让牛受惊，牛受惊会乱跑，倘若遇到田坎沟渠就有可能跌倒，老话说“倒牛倒牛”，牛跌倒就废了。

我如今垂垂老矣，在塘栖过着清闲无忧的退休生活。因年轻时读过几本书，老了便喜欢附庸风雅，有时一通摇头晃脑，吟诵诸如“牧笛山歌绕梦中”之类的句子。其实，拿这些乌托邦式的描写与当年的实际生活相比，是存在较大差距的，想来也是好笑。

临平山行

○ 杨洪九

晨雾未散时分，踏山石阶，新铺的防滑条还沁着露水，从前嵌满青苔的旧苔阶早被压得凹陷，每场雨后仍踩着老龟的背甲。而今，步道旁斜逸出几簇野杜鹃，殷红的花瓣落在青灰栏杆上，像是谁家顽童打翻的糖葫芦。

及至山顶，松风忽地卷起最后一丝薄雾。我扶着缀满爬山虎的观景台石柱，望见运河如一匹揉皱的青罗带，绕过新建的体育公园。二十年前与父亲也来过那片野山坡寻找草药，此刻正卧着波浪形的玻璃穹顶——图书馆的棱角被初阳镀得温润，恍若当年药篓里滚动的连线草。

南角几栋褪色的红砖厂房仍在。母亲曾在那里踩蝴蝶牌缝纫机，混着樟脑味的布房终日纷飞。

而今，旧厂房改作吴昌硕纪念馆，飞檐下悬着墨香未干的楹联。晨练的老人，推着太极手势，衣袖带起的气流惊不动檐角的铜铃。

最鲜活的还是那些散落的新居，淡米色外墙上攀爬着整面的凌霄花。幼儿园的彩色屋顶从香樟林间浮出来，像漂在碧海上的糖果船。记忆里，低矮的棚户区早已沉入地底，化作地铁通道里呼啸的风。而晾晒在铸造栏杆上的碎花被单，却与三十年前母亲抖开的那床别无二致。

茶亭旁歇脚时，听见两位银发阿婆用软糯的临平方言絮叨：“现在乘电梯到山顶，看孙囡放纸鸢，比当年挑粪浇菜轻松多了。”她们脚边的保温杯蒸腾着杭白菊的清香。我忽然忆起儿时酷暑，父亲总会把井水镇过的西瓜藏在神庙供桌下。

临下山西望，开发区的高架正切开云层，车流在钢索间织出经纬，而山脚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老供销社被改造成了社区食堂。正午的阳光在明橱光亮的玻璃上碎成水晶屑，穿工作服的配送员骑着电动自行车掠过，后座保温箱里透着阵阵饭香，恰似当年母亲用蓝布包裹的铝制饭盒。

暮春的山风掠过耳际，带来远处实验小学广播体操的旋律。二十年前，我在此处望见的还是父亲佝偻着在菜畦间锄草的身影，而今他的轮椅正停在无障碍步道的尽头那片紫藤花架下。

石缝里钻出几株蒲公英，细白绒球随着货轮鸣笛轻轻震颤，恍惚间竟分不清是旧年飘来的种子，还是新落下的絮语。

晨走上塘河

○ 任悦耳

某日早晨，我背着形体棍，沿着上塘河，走了一个大闭环。

9时许，我独自沿上塘河绿道行走，穿过临平东西南北四大街的街心口，走过临平最有名的桂芳桥，然后往北朝西继续走。

一路上，格外宁静。一是人少，路上几乎无人；二是车少，半天看不到一辆车驶过。雨后，树上的叶子如洗过一样干净，空气亦被洗涤过，由鼻入肺，浑身舒爽。

上塘河的水清澈见底，再也不似往日那般腻混，当日微风，河面连涟漪也不起。河静，水静，街静，人静，怎一个静字了得！此时此刻，我闻到了江南春的气息，恍然觉得这或许是人生最幸福的设计。

走过区政府门口，我向南望去，府前路上繁花似锦，风光无限。龙王塘路口立着“河里河”的石碑，我想此地一定有龙王来过。龙王是民众干旱时的“救星”，古时临平人遭遇旱灾便向龙王祷雨。

行至西洋桥，原本穿过马路即是武林厂绿道。现通了隧道，修了马路，加上中间铁栏杆围挡，要进武林厂绿道，必须上西洋桥往南由西落北。武林厂，现为浙江第二监狱与第四监狱所在地。武林厂绿道真的好长，我估摸着自己步行了一个多小时。沿途的设施很好，既有公园，可以锻炼，也有椅凳，可供小憩。

上塘河武林厂一段水面相当开阔，我途经了三座桥：星河南路处，河上立着一座桥；华清山庄附近，河上又立一桥；最后到宝幢路，又见一桥。我途见两个河埠头：因水位低，台阶设置不到位，一处被束之高阁；另一处超级豪华，与其说是河埠头，不如叫它“水浒（边）剧场”，恰如其分。

我从宝幢路打道回府，忽见一塑料牌上写着“藕花洲大街3号桥”，可是藕花洲大街平如镜啊。我朝着牌子向南看，果真有一河从上塘河南侧而出。既有3号桥，想必也有2号桥与1号桥，只是我未见而已。

经沃尔玛北折，再沿上塘河南侧绿道往回走，就算一个完整的养生闭环了。中午11时15分许，微信计步器显示20500步。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。

上塘河虽不再具备通航功能，但它是临平发展的见证者，是临平文化的发源地。有上塘河，想必有下塘河，但我问过很多人，他们给出的答案都不一样，所以我至今也不知道下塘河的正解是什么。